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粹卷第二十六 表七

奏書疏乙 摠九首

政事 諫太宗不詰難臣寮

上言書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傳專 論教本書 元稹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崇儒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諫太宗不請難 臣寮上言書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



析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斲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靡眉鮐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万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
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
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
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
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
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行矣縱陛下親
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裁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
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
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
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
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撲忌諱恕之以
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
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

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
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
於富者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
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
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
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
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爲奢人忌書曰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
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
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
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
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
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比

甚為不道非進德脩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
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
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
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
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
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枯侈滅德神怒人棄豈
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
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
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
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
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夫

其不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
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使
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風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
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
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
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
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

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
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
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
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
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
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
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壽之恩著矣而瘡痍
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
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
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

類於此常如含養則日就滋息豈有征役則隨之凋耗
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
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
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
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
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
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闡過旣改從諫
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順神養性省畋遊
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
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恒道陛下之
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
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

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可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二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八之中也近管蔡則讓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也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師亦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

之翫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劣大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之珍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一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久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公弼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知諸侯措

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去亦則不然
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嗚呼以明君
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
宦之殘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汝心睢天下
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嘗不愚而胡
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
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囑冤死無
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
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
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衣平之間
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
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立舉孝設
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也哈其貴者

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
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一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
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
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
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傳之官皆宰相兼
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
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
當中睿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
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
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
保傅之官非疾廢耗贖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
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
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

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
廢耗曠不知書者為之師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
乎此何反君上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
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
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
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
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
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
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
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
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
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
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道

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碩
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人
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云
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
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
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
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
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
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
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
語乎微臣竊思為陛下建
死誅而言之臣積謹言

子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
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
上德要道以成之撒膳記過
亡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
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
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
一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
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
城大牙盤石之勢也又豈
知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
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

請修大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其再拜上言臣以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宇於國家教源以以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勅崇嚴日致盡用祇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朝命官取稱乎師氏當然必及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以竹之篇人懋廉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潤下洊涌植物利不涸哉人不觀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七下盛侔於古近季禍難寤用耗息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在執事之臣顧為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切地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上太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亡任者恐不逮脩輿人有棄本之議群生有將壓之虞至亡自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

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以吸懽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滯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處質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皴談至焚其為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實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為加理人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瘡勸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

太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綆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大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游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亘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

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辭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嗇神於心體而竭誓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

於登闕顧夫周營靈臺魯脩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
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修謹昧死惶恐
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
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
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亢
極臣飭頽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効歟
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
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
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越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
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
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誅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

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群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
達乎顛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
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阻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
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而至治道洽于下下無快心王化
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言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
諫而不許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三
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且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
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十一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
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成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
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詩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
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
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
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

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
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也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
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
秦燔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
啗呢相授以及漢興雜人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
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與子官雖章句大脩而此與未喻
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聖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
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木學寢盛時因災
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後君臣道滿詩道陵夷蘊義感槩之士至
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滿詩道陵夷蘊義感槩之士至
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百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
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曾襟嘆惜其齒牙代
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益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

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
惴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皆試
周旋百度吏事反為緣飾則霸道無所舛駁及陛下又登
禮巖穴發揚側伏宸心端嘿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
日月橫驚以詞讓次征而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
浮如此則詩學何為鬱於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古於於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
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於於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
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
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
者為師法傳經而行其其其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
博士弟子負如漢朝故而而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
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而而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

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
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
天地感鬼神德豚魚其生里茶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
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
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孟子為學材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
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
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益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
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
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
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
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

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
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
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
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
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
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
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
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
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
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

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秦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唯陳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

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匡子高穀梁赤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甯杜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匡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子植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敬盡善

舒元輿

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以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古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之入成立為州縣察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以既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此於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上回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脯餐石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以日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丁唐虞闕門三代貢士未有此

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工八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若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一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

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
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
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翦突不可
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
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
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
沙朔南周環繇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
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
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
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
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
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
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

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出此
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
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
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
源源旣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
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
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
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望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
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
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
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
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
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

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
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
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躰
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恥不為也
故互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
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
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文粹卷第二十六

文粹卷第二十七上

書奏

癸書 疏丙

摠八首

大葬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吳興姚

鉉

纂

廟號

駁義宗廟號書

常璩

進貢

論進奉書

皇甫湜

佛寺

諫造章敬寺書

向郛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邊事

請罷兵戍姚州書

白

楊炎之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
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
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苦也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
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非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
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賜其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

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棺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右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心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父比葬陵中不復穴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遠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啟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盟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

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為階也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振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日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十八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後與之一倍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節不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也以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

迴至誅夷而無悔也且徒欲詭世誇俗厭生一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於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其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而也非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人也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也百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也入沉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也而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也小鑿與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也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白思之生聖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亭膏不能歷丹也心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

蒙聽覽并就鼎鑊然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
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寇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
山西之寶然後能制平天下憚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
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
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
不堪秦之首尾今豈關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
遭荒饑人被荐飢白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
青草莫不父兄轉徙以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
朝廷之所備知也昭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
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
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
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
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定
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必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繼
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
絕望凋瘵遺嗥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
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譏不可不審圖也况國
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
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
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
爲宇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
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華蒼梧
而不返禹會群后設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
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

談帝王以爲懿範況我魏大聖轍帝登皇日月所臨
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
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
秀冠羣岑南對嵩邱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
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
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瀍澗之中
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
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開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
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
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
之大寶徇魯閔之小節愚臣聞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
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諄諄謨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
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

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
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衰賤
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
禍存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
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
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
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
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
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劫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不預
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
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
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入心之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唯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進奉旣無程度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實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謙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摧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關耶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

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批毒全大體興太和
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
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
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没于私室伏
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
不期以振罷贏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
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閑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
如是則大賴於人大神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六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
首獻書闕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
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
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

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恩唯舜其難至德
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
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
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以臣愚蒙不
知其所昔魯莊公桓公廟楹而刻其補可謂孝乎然
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
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
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
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
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
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刀以邀二梵之報
其不可以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
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遣將攘却無尺寸之功隴

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
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
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
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
百萬之衆資糧屢履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
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
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
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侈費以愼咻之奈何戎虜
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
大農有摧酷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
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豈
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比寺
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

庫既竭則又誅求儻窮階一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
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
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
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
明事母孝故事地祭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
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
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
聞崇建梵宮歇琢金玉之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
有相求道本無爲不可以有爲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爲
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爲陛下之不取也臣

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至于今稱之梁武帝窮
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
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
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
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
孝思格于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
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
臣言涉於誑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忠則
天下幸甚臣即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九月十一日早奉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
獻書闕下臣聞聖主開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
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
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
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
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
群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蕃戎未殄兵革暴靈
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
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
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至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
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播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
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考之於古
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
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
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

歎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不為有為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夫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上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

復佛寺奏

孫樵

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群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概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絲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群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

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
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為
皇帝即不能除群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
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
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
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
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
率戶出兵出若千戶共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
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
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
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賈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
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
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髡將何以鍾

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為殺繁不能逾
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
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群髡是
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
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
不可除而推筦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
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
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
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
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
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
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
之事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也臣樵味死

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陳東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
 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
 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
 之乃收其鹽布擅屬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
 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恚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
 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
 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
 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
 郡其利頗深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
 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

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
 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
 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怨也漢獲其
 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
 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
 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
 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
 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
 人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
 忍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網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
 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
 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日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
 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為常煽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

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越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嚙引兇
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通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
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
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
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
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摠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
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言
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軋福
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
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丁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
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
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
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
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警
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嵩府歲時朝覲同之
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
蕃不許交通未往增嵩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
臣愚將為穩便

文粹卷第二十七下

奏書 疏丁 十一首

疏

六興姚 鉉 纂

政事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馮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

學校

請崇學校疏 嗣立 請出外國學疏 李絳

巡案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嶸

罷兵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如 諫子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伏駝射疏 呂向

寺觀

諫造大像疏 裴仁傑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關市

諫稅關市疏 中 魏

亢旱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

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十里春秋冬夏略無

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又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

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饉一匹絹纒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言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也故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

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家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己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

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諸將功臣陛下所與
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
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
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
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先為節制
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
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
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
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小
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
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
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
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訓

兼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
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廷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啟聖古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
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景龍之
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
朝殆均於絕縊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
合清明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
以日月所燭之地書執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
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
祉以答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
飢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粃靡資不暇
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邁茲艱儉臣竊思之皇天之

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
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蒲雄圖之志輕虞舜
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各徵載加誘獎欲大
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
天之於陛下瞻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貪畏
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義農之書敦
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遠宮減撤外廡場
無蹴鞠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
懸運惠恤惇養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隋珠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
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
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亦
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

迷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乎
則將齊吐沮志億兆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
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
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
刮日以視廷頸企踵與有所聞顯顯如也何可怠棄典
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
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
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
於邑王之諸子鄉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

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為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搔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察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

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

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

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

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

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守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

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

復憂其逃散而省寔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

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

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改甲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旄之容盛博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臨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

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辯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覩儒道之盛故太學興發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俚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

學廢講論之理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朝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關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廢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

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教
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
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於教化冀禪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
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
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
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
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敕令察訪者
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
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
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
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隨

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
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
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准在
廣之則無不苞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高
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
理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訊大
戒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闕自非分州統理無由
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
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
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神政定且御
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
他更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
相十也陛下試用其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膺殿溫言以

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
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八無水
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
之符齊相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然古
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去曩非
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爵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
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
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
見頃年以來力役兼摠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
士馬疲於中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
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

十之獲一舡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
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
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
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
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
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滋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
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比闕初建南營翠
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籍水非無架築之勞
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賞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
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

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祭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曠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義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孟春講武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摠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体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返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故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

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

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予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有繼絕之美荒外無驛輸之役如臣所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遼州之備實矣况

方并甲兵於塞見請捐四鎮以禦寇患則國家

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當敕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臣聞鳴梟不鳴未為瑞鳥猛武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父務當積故也令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此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懼威靈

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
陛下乃能收其八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
會此德業自成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
仰英姿之曲昭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
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
屑略大過未敢取也雖聖曾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
與時加慄懼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
羅竊至斬逼臨取蹕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諫法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木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
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
尼皆須檀施得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
窮奢極壯畫結以盡工寶珠殫於飾壞材竭於輪奐功

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亦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
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
膚不辭筮楚遊僧一說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
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
法註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亦立精舍化誘倍急
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教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
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
幾萬都下擒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
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
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
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
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
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

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
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
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
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
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
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
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
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臣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
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
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
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劫掠無之不東留作

之不求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
階立極得至理之躰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
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
必得儔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
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
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憊風雨合度四人樂
其業五穀遂其成齋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
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
之神聖者也故曰行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
則之中宗孝和白王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
化不取賢良之口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
數千人封建無以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
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

加數倍所入減數以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名一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至于禍變享國不求受終於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泰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一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期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

兩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遠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敕自今

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
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
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
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而市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
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温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
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斷而木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
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
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
有趙履温之徒將勸為之官共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
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
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以石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
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
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以運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

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
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非常之惠權停兩
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
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
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
聲禍將及矣幸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
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
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
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
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
通未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

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
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
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
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
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狼臻亂離斯瘼先
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
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
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
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
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同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
謹按易擊稱庖羲氏沒出行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
王聚人守位養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

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
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
職然則四人各業各入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
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王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
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
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
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
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
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
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
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
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
黨連群喑鳴則鬻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

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搔動便恐南走越
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
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
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
識大躰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
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
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
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
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
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
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
儻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
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

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訛任
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
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
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
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
大備至如關市之檢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
而不用也漢武以靈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
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
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
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
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
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
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

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莫有殷瞻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沈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斲驚應時平殄南蠻纒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此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父後終成旄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斷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

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懼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為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

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蒼卒除去
今秦地早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
之厚五嶽之絲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
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
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輩為請者豈陛下謂其靈於
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
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為陛下出
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為陛下不取也臣又聞
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
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
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
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
五種極野而百姓不暇撥豈蒲蕭輩之所及乎昔殷湯

之代民不以旱為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
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文粹卷第二十七



